

《昊天塔·激良》

主要角色

孟良：净
杨延昭：武生
岳胜：武生

情节

《激良》即《昊天塔》之第二折。写杨继业被番兵困在两狼山虎口交牙峪，后撞李陵碑而死，幽魂乃托梦于其子六郎杨延昭。杨延昭惊醒后，将梦中之事向排军岳胜诉说，并用激将法激恼孟良。二人遂同闯敌阵，去昊天塔盗取杨继业骨殖。

注释

《昊天塔》杂剧，正名《昊天塔孟良盗骨殖》，全四折。元朱凯（一曰无名氏）撰。取材于宋代杨家将故事。写宋、辽交兵之际，老将杨继业被辽兵围困，撞死在李陵碑下，杨七郎亦阵亡。杨继业尸身被吊在昊天塔塔尖上，每日一百个辽兵，轮番射三箭。杨继业及七郎二人魂灵不散，托梦给杨延昭以夺回骨殖。后六郎用激将法激恼孟良去盗骨。于归途中被追兵冲散，六郎逃到五台山，巧遇在此出家的杨五郎，兄弟难中相遇，悲痛万分。六郎将盗取父亲骨殖之事细诉一遍，五郎愤极，此时，追兵已到，二人合力击退了辽兵。六郎归去，五郎仍留五台山为僧。

根据《侯玉山昆曲谱》整理

（〔急急风〕。四龙套、中军引杨延昭同上。）

杨延昭	（念）	昨夜分明见严亲，休言梦里是非真。我今不把冤仇报，枉为英雄一世人。
中军	（白）	岳胜告进。
	（岳胜上。）	
岳胜	（白）	元帅在上，岳胜打恭。
杨延昭	（白）	贤弟免礼，请坐。
岳胜	（白）	谢坐。元帅，今日为何开门恁早？
杨延昭	（白）	贤弟有所不知，昨夜梦见老父托梦于我，对俺说，被番兵困在虎口交牙峪，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我父差七郎兄弟前去雄关搬兵求救，不想被潘仁美乱箭射死。那时，我父盼兵不到，盼子不归，万般无奈，碰死在李陵碑下。尸首被番兵盗去，吊在幽州昊天塔上，每日用一百个小番各射一箭，名曰百箭会。那时我父幽魂疼痛难忍，来在三关渡口，托梦于我，叫我盗取爹爹骨殖而归，无计可施，故此伤感。
岳胜	（白）	吓元帅，既如此，何不领兵前去，抢回老元帅骨殖，有何不可？
杨延昭	（白）	贤弟，若统大兵，番兵必然有所准备，怎得骨殖到手？此乃悄悄地行动，方能成功。
岳胜	（白）	待小弟同哥哥去。
杨延昭	（白）	俱个去不得。惟有孟良兄弟方能成功。
岳胜	（白）	元帅。只是孟良是个倔强性儿，使他去，他倒不去，不使他去，他偏要去。唯有用言语激发于他，方能前去。
杨延昭	（白）	既如此，待我吩咐。 中军过来。
中军	（白）	有。
杨延昭	（白）	辕门把守，待孟良回来，就说元帅与将军议论紧急军情，用他不着，叫他回避。
中军	（白）	得令。
杨延昭	（白）	掩门。
	（众人同下。孟良上。）	
孟良	（念）	伽山太保显英豪，昼夜巡边不惮劳。饶尔番兵千百万，撞着咱，胆战魂魄消。
	（白）	俺孟良，奉着哥哥将令，巡察界河，一路平安无事，不免回复哥哥将令，须索

走遭也。
 (粉蝶儿) 这些时无处征伐,
 俺在那界河边, 恰才巡罢。
 撞俺的一个个活捉生拿,
 涌彪躯舒猿臂, 肝横胆乍。
 也不用将武艺盘咱,
 回头儿只看咱全身披挂。
 (白) 来此已是辕门, 为何这等静悄悄地?
 呔! 里面哪个小校在?
 (中军上。)
 中军 (白) 孟将军回来了, 巡查界河多有辛苦。
 孟良 (白) 小校, 禀知元帅, 说俺孟良巡查界河一路平安无事, 俺今特来交令。
 中军 (白) 元帅与岳将军在后帐议论紧急军情, 用你不着, 叫你回避。
 孟良 (白) 用哪个不着?
 中军 (白) 用你不着。
 孟良 (白) 叫哪个回避?
 中军 (白) 叫你回避。
 孟良 (白) 呔! 小校吃我一斧!
 中军 (白) 请元帅, 啊呀杀人!
 (杨延昭、岳胜同上。)
 杨延昭 (白) 哪个在此杀人?
 孟良 (白) 哇呀……
 岳胜 (白) 岂敢无礼!
 孟良 (白) 哇呀……
 恁兄弟奉着哥哥将令, 巡查界河, 一路平安无事, 俺今特来交令。
 杨延昭 (白) 贤弟多有辛苦。
 孟良 (白) 好说。方才那一小校说, 元帅与岳将军在后帐议论紧急军情, 用俺不着, 叫俺回避, 俺故此吓他。
 杨延昭 (白) 此话是我对他说的。
 岳胜 (白) 果有此话。
 孟良 (白) 啊呀, 果有此话?
 杨延昭 (白) 贤弟, 我这里用你不着, 你自回避。
 孟良 (白) 用哪个不着?
 岳胜 (白) 用你不着。
 孟良 (白) 叫哪个回避?
 杨延昭 (白) 叫你回避。
 孟良 (白) 啊呀, 哥呀! 你今番就是杀了俺, 也是偏不回避的。
 杨延昭 (白) 岳贤弟, 你看孟良哪知我的心事来。
 岳胜 (白) 正是。
 孟良 (白) 呀!
 (红绣鞋) 往常时, 无我来不喜欢说话,
 今日个, 见俺来便低着头无语使这嗟呀!
 (白) 哥!
 (红绣鞋) 有甚么机密事,
 对孟良也合知么。
 (岳胜与杨延昭耳语。)
 孟良 (白) 呀!
 (红绣鞋) 一个儿眼角觑,
 杨延昭 (白) 他哪里知道?
 孟良 (白) 一个儿脚尖踏。
 (白) 噫!
 (红绣鞋) 好教俺半合儿侥幸杀。
 岳胜 (白) 孟贤弟, 元帅有件心事命你猜来, 猜着用你, 猜不着你自回避。

孟良 (白) 元帅有心事，命俺猜来？

岳胜 (白) 正是。

孟良 (白) 嗨！待俺猜来，待俺猜来，待俺猜来，俺今番猜着了。

岳胜 (白) 猜着何来？

孟良 (白) 吡呵喏！
(石榴花) 莫不是大辽兵马前来踏踏，
俺与你火速地便去争杀。

岳胜 (白) 不是。

孟良 (石榴花) 莫不是王枢密搬弄着、搬弄着宋官家，
俺与你急忙备马便去京华。

岳胜 (白) 不是。

孟良 (白) 啊呀是了。
(石榴花) 莫不是余太君定有人便相欺压，

杨延昭 (白) 孟贤弟，我的老母谁敢欺压！

孟良 (白) 吡咳，着啊！量他们确也不敢！
(石榴花) 则除非赵玄坛威力无加，
才敢把虎头儿须来抓。
俺与你亲自把贼拿。

杨延昭 (白) 孟贤弟，我要取一物，他那里兵多将广，只怕你一人取他不来。

孟良 (白) 那厮他！
(斗鹌鹑) 又不是布雾的蚩尤，
又不是飞天、飞天的夜叉。
那厮便躲在云中，
藏在了藏在了地下。
俺可也翻过了乾坤，
若见他，说那厮能变化。
(白) 吼一吼！
(斗鹌鹑) 骨碌碌海沸山崩，
觑一觑，觑一觑天摧地塌。

杨延昭 (白) 孟贤弟，量你也猜不着。待愚兄对你说了吧。

孟良 (白) 我的哥，请讲，请讲！

杨延昭 (白) 昨夜偶得一梦，梦得我父老元戎托梦于我，说被番兵困在虎口交牙峪，只困得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我父差七郎兄弟前到雄关搬兵求救，不想被潘仁美乱箭
射死！

孟良 (白) 哇呀……我的哥，请讲，请讲！

杨延昭 (白) 那时我父盼兵不到，盼子不归，无奈碰死在李陵碑下。尸骨被番兵盗去，吊在
幽州昊天塔上，每日用一百个小番，各射一箭，名曰百箭会。

孟良 (白) 哇呀……请讲，请讲！

杨延昭 (白) 那时我父幽魂疼痛难忍，来在三关渡口，托我一梦，叫我盗取爹爹骨殖而归。
是我无计可施，故此伤感吓。

孟良 (白) 我的哥，我想这件事，别人去不得，恁兄弟我倒也去得。

杨延昭 (白) 你去不得。你……

孟良 (白) 啊……

岳胜 (白) 不能！

孟良 (白) 哎呀！
(上小楼) 凭着俺烧天火把，
说什么经忏佛法。
大踏步踹入僧房，
拿住和尚，搯定袈裟。
性气差，忿怒发，拖离禅榻，
(白) 滴溜溜！
(上小楼) 脑袋儿殿前阶下。

杨延昭 (白) 孟贤弟，你若拿住那厮便怎样？

孟良 (白) 我若拿住他！
(上小楼) 胸脯上脚去蹬，
面门上把来抓。
凭着俺腰下宣斧，
乞抽挖叉、斫他鼻凹。
恶菩萨、狠那吒，金刚答话，
我直着释迦佛也整理不下。

杨延昭 (白) 贤弟执意要去，可带多少人马？

孟良 (白) 我的哥。
(尾声) 凭着俺火轮儿左手拿，
宣花斧右手杀。
(白) 摇一摇，晃一晃，震动了千层琉璃瓦！
(尾声) 俺可也推倒玲珑舍利塔！
(白) 我的哥请。

(孟良下。)

岳胜 (白) 孟良此去必然成功。

杨延昭 (白) 正是：
(念) 岳贤弟紧守营盘，
岳胜 (念) 孟火星谁敢挡拦。
杨延昭 (念) 众头领休离汛地，
岳胜、
杨延昭 (同念) 取骨殖早回三关。
(岳胜、杨延昭同下。)

(完)